

榕树下

www.rongshu.com

生活·感受·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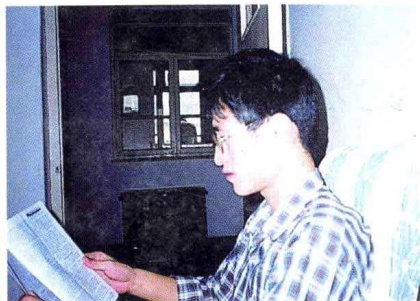
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第7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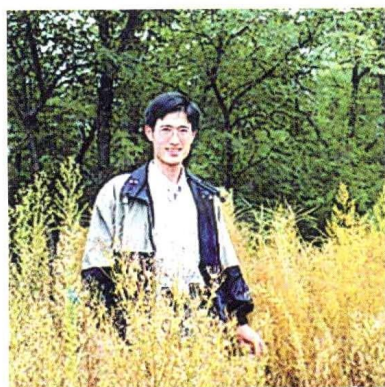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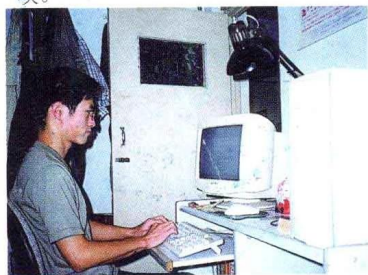
秋日的阳光下，拥有一份好心情。



闲暇时看看书，很快活。



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是生命的呼唤。



上网发E-mail，赚点儿小稿费。

聊聊近影

体质本身弱，再不爬爬坡，
麻烦就更大了。



聊聊档案



性格：心太软

身高：扔进人堆里便再也找不出来了

血型：还不知道

喜欢的活动：看卡通片，散步

最喜欢的书：红楼梦

最喜欢的影视节目：还没有

喜欢的音乐：梁祝

喜欢的食物：一级厨师做的菜

喜欢的地方：荒山野岭

希望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保密

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坐在你面前让你找不着

最爱：坐在街边看人

最讨厌：似乎没有

最喜欢的歌曲：当今乐坛还需要努力

喜欢的颜色：蓝色

最喜欢的明星：没生出来

心中的理想职业：没有

最难忘的事：做梦、跳楼，结果没摔死

最崇拜的人：小时候是鲁迅，长大后就没有了

Rong shu xia 第 7 辑

目 录

榕树下(7)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榕树下(7)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主 编: 郝铭鉴 朱威廉

副 主 编: 唐宗良 陆 婕

编 审: 王存礼

网络编辑: 陆 婕 蔡 玮

责任编辑: 唐宗良

封面设计: 靳 华

版面设计: 徐晶诚

正文绘图: 钱承宏

榕树下全球作品原创网站编

网 站: www.rongshu.com

地 址: 上海北京西路 1399 号 12 楼

邮 编: 200040

电 话: 62478125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 址: www.slcm.com

地 址: 上海绍兴路 7 号

邮 编: 200020

邮购电话: 021 - 64372608 - 251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4

字 数: 80,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100 册

ISBN7-80646-385-2/1 · 373

定 价: 8.00 元

多味小说

阿哑的爱情

4/blackwindow

三块钱

18/ 横空鹤

爱情和生活无关

21/ 宁安碎碎

心碎无痕

26/jessicazy

密 会

38/ 本少爷

灵犀一点

水深处, 你背我

43/ 林影颦

一夜花开

47/ 简 鱼

爱他的十大理由

53/ 阿 北

偶 然

56/ 王子与唐僧

青青校园

今天, 我毕业了

60/23

心的曲线

69/ 蓝雪蓝冰

坦 白

74/ 菊开那夜

非常人物

阿三娘

77/ 胡静波

护林员老吕

85/ 阿 鸿

较 量

91/ 陈 均

旅人手记

寂寞烟花

梅雨潭

迪拜的风情

95/ 金 行
98/ 陈富强
101/ 小风自己

凭心而论

时尚流行语

我们都是生命的乞丐

107/y81863
110/ 浪漫水仙

风 言 风 语

勇敢的懦弱

温雅的描述

青春的利刃

113/ 聊可可
114/ 含 章
17/ 文抱枕

另类丑陋

金 奖

偷 心

最佳选择

117/ 北 荒
120/ 莫@名
123/lao 朱

丝路花雨

喜 春

重 阳

七律·水仙

梦 爱

江城子·暮春

捣练子

卜算子·喜雨

明 妃

重九寄人

飞花别梁山

25/ 聆雅山房

37/ 南 浦

46/ 月如霜

76/ 取 手

84/ 疏狂一醉

90/ 漠 漠

94/ 黎 弩

106/ 次 南

109/ 飞 花

116/ 飞 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榕树下. 7/ “榕树下”网站编.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网络原创作品丛书)
ISBN 7-80646-385-2
I. 榕... II. 榕... III. 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
第076132号

情
激让文字动起来



阿哑的爱情

—



驼铃镇是个小山镇，坐落在风景秀美的驼铃山下，山里山外人都知道鞋匠阿哑。阿哑是个哑巴，他不光鞋做得好，身世也可怜。阿哑妈在阿哑下地的当儿就咽了气。本来阿哑是老鞋匠的希望，谁料后来发现儿子是个哑巴，长得又不齐整。老鞋匠急火攻心，病倒了。把手艺息数传给阿哑后，也蹬腿去了。留下阿哑一个人，凭着一身

好手艺，开始了他无语的人生之旅。

阿哑嘴哑，可耳不聋，心不傻。阿哑的耳朵里听了很多事，心里也装了很多事。阿哑得空时常到山林里坐坐，听百鸟啁啾，看树影婆娑，想些不为人知的心事。

这天，阿哑坐在山坡上看云彩，变幻着的云彩不断地撩拨着阿哑的心，他脸上的表情也因此生动而令人难以捉摸。云彩下远远地有歌声传来，一个汉子正扯破了喉咙在喊：





青青的藤儿哟——离不开树
溜溜的鱼儿哟——离不开水
壮实实的哥哥哟——离不开山
迷死人的妹子哟——离不开哥

.....

阿哑心醉了，枕着忽远忽近的歌儿睡了，做了几回梦，都是山歌里唱的颜色。

二

不知过了多久，林子深处响起了纷杂的脚步声，惊飞了栖息在树梢的小鸟，也惊了阿哑。

阿哑凝神静听，除了脚步声外，还有一个娇滴滴的女声，是细细碎碎百灵鸟般的笑。

阿哑的心蓦地狂跳了起来，他轻轻地站起来，循着声音寻去，看见一棵大核桃树下并排坐着两个人——阿生和水水。

阿哑躲在不远处一棵栗子树的背后，看到阿生的嘴正急急忙忙地往水水的嘴上贴，一双手不安分地在水水身上四处乱摸，而水水半推半就，一会儿用手去挡阿生的嘴，一会儿用手去捉阿生的手，嘴里还“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阿哑的脸忽地红了，心跳得更厉害了，全身麻辣辣的，口也干，舌也燥。他心里很难过，水水是驼铃镇最漂亮的女孩，她爱穿阿哑做的鞋，还穿着阿哑的鞋演过一回电视哩！虽说只是个“跑龙套”的，但毕竟是小镇上的头一个。当时在驼铃镇拍戏的人都说深山出了凤凰，果不虚传，连鞋都这么漂亮。水水经常到阿哑的鞋铺来，吃





着阿哑为她做的糖炒栗子，说些不便说给人听的悄悄话。水水常吃得红红的小嘴黑乎乎的，就顺手抹了，趁阿哑不注意时涂到他的脸上，然后“咯咯咯”地笑着跑开，身姿轻盈得像山涧的小鹿。阿哑的心啊也随着她跑远了，只留下个影子呆呆地望着门外，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阿哑的脸自然是不会洗的，留着那块印迹让它自己淡去，水水的身影也就淡到身体里去了，在心里住下，像栗子树般蓬勃生长。

可现在水水和阿生在一起。

阿哑伤心地想，水水为什么要和阿生在一起呢？阿生不仅有老婆，还有别的女人，镇上的裁缝刘寡妇，豆腐房的阿花，还有……阿哑不是瞎说，他是亲眼见到的，就在这林子里，在满地的落叶儿上，他们不知羞地做了那种事。水水为什么还要和阿生在一起呢？难道就因为阿生他是吃公家饭的么？因为他是副镇长么？因为他可以从遥远的山外带回好些红绸绿衣裳么？一天夜里，阿哑见到阿生夹了一包东西鬼鬼祟祟地摸进刘寡妇的家，灯熄半晌后才离开。第二天阿哑到裁缝铺取衣服，徐娘半老的刘寡妇正喜滋滋地拿着匹布在身上比划着。见了阿哑，脸上飞着春光：“阿哑，看见啦，真正的丝绸。阿生说，做旗袍好看。”阿哑知道什么是旗袍。阿哑想，旗袍要水水穿着才好看哩，水水腰是腰，腿是腿，身段子跟电影里的小姐差不多。你一个黄桶腰，栗树腿，能好看到哪去呢？

没想到水水真要穿阿生的旗袍了，阿哑心里难过得要命。他看到阿生的嘴已经盖在水水嘴上了。水水好看的眼睛闭着，手也不挣扎了，很满足很欢喜的样子。阿哑看不下去了，仿佛听到身体里什么东西快碎了。阿哑捂着眼睛悄然离去。这时天色已晚，林子里灰暗暗的，寂静极了，只有风儿





匆忙地传递着角落里一些微妙的声响。阿哑放开步子飞似地跑回家。那一夜，驼铃镇的一个窗口灯火燃了一夜，像是山镇的一颗心，通红通红的，在浓黑如墨的夜色里分外孤单。

三

驼铃镇在雄鸡的啼唱中醒来，在薄雾中揉着惺忪的眼睛。第一个从街上走过的人惊奇地发现，阿哑的鞋铺已经开门了。阿哑端坐在门口的板凳上，专心致志地做鞋。一看就知道是双女鞋，红色皮子，圆溜溜的头，细高跟儿，可爱极了。那人走过去，问阿哑：“大早呀，忙谁的呢？”说完便蹲下了，也不等阿哑的招呼，拿了那鞋，放在手里细细把玩：“是哪家要出门闺女的？没听说镇子里有谁要嫁女呀！山外的？”阿哑始终低头做鞋，眼皮也不抬一下。来人看一阵，放下鞋，嗒嗒嗒地远去了。不多时，镇子深处忽然又响起了炸雷般的吼歌声……

阿哑无声地一笑，知道那人刚好走到阿生家门口了，还知道那人准会对着阿生家黑金乌光光的大门撒上一泡臭烘烘的尿。

这时薄雾已经散尽，日头移上山巅，给驼铃镇抹上一层毛茸茸的淡金色。青石板路上人多了，经过阿哑的铺子时都照例打个招呼，可阿哑谁也不搭理。阿哑心里在等水水，锅里正煨着阿哑赶早炒的栗子呢。他在等水水把黑漆漆的栗子灰抹在他脸上。还有手里这双鞋，正是水水的尺寸，配上红绸的旗袍，不定多美呢！阿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双鞋，但他知道她穿了这鞋配那旗袍一定很好看。阿哑欢喜漂漂亮亮的水水，哪怕光看着也满足了。可是，阿哑黑了脸沉





了心想，自己可不能对她不好，否则……想到这儿阿哑的心有些乱。他也不知道否则什么，如果否则了，他又会怎样。但他直觉有事要发生，那直觉就像一个黑影子，紧紧地随着他，跑进他心里，怎么挤也挤不掉。

四

日上三竿的时候，水水一扭一扭地来了。她迈着轻快的步子，甩着一头短发走进了阿哑的铺子，也不说话，径直进了厨房，揭开锅盖取了栗子，照例跳着脚喊烫死了，要阿哑过来给她吹吹，然后才坐在他身边，一粒一粒剥了丢进嘴里。阿哑仍旧做他的鞋，耳朵却竖起，听水水的动静。可水水今天很安静，不像往常那样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她的脸红红的，像山那边绯红绯红的晚霞灿烂得耀眼。一双眼睛黑得像夜色，深深的。栗子吃完了，水水抿嘴一笑拍着手去洗，嘴里哼着曲儿连背影也在偷笑。阿哑停住活儿，望着水水的背影，心里在说：“水水，你忘了一件事儿。”原来水水忘了把栗子灰抹在阿哑脸上了。阿哑心里失望极了。

水水走过来坐下，拿过阿哑手里的鞋，看也不看地随手扔了。那红色像流星一样在阿哑的眼前划出优美的弧线后坠落了，碎片像一团火灼伤了阿哑的心。阿哑跳起来，急急跑过去捡了鞋，紧紧握在手里，不看水水一眼。

水水说：“阿哑，你先别忙，听我说会儿话。这些话呀，想来想去只能对你说。我不说呀，我心里憋得慌，猫抓似的，做什么走神。”

阿哑看了水水一眼，她的小脸泛着亮亮的红光。

水水说：“你不知道，阿生他……”水水忽然羞了脸，不说了。





阿哑心里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我还知道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哩。”

水水深思了一会，下决心似地说：“说给你听也没关系，反正你又不会到处乱说。”

阿哑想，原本我是个哑巴。

水水压了嗓门说：“阿生他，阿生他要和我好哩！”水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偷眼看阿哑的反应。

阿哑脸色很平静，水水什么也没看出来。她颇觉失落。其实阿哑心里在说：“恐怕不是他要和你好，是他和你都觉得好吧。”阿哑想着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不像男人，好像在生谁的气，就做了个微笑给水水看，让她觉得自己在高兴。但阿哑本不擅长笑，那笑在水水看来，真比哭还难看。水水乐了，说：“我真是喜欢他呢，真的！”



阿哑的心被水水的话碰了一下，有些痛。阿哑想：“那我呢。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但阿哑马上又在心里骂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原来水水在阿哑心里就像山上老庙里的神女，碰不得，连想一想也是罪过的。





阿哑无声地叹了口气。水水以为阿哑在替自己担心，急急忙忙地说：“我知道你关心我。阿生他有老婆，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可他说了，他要离婚，要娶我。你知道吗？他说我是山里的百灵鸟，他老婆只是山林里的一只母野猪，浑身长刺，凶得不得了。”说到这儿，水水掩了嘴，“吃吃”地笑了起来。

阿哑想：“是母野猪，可惜是只谁也惹不起的母野猪。水水你别忘了母野猪的父亲是镇里贩药材的大户哩。阿生要不是靠了她家的钱，能当上副镇长吗？何况，像阿生这样的人，最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其实阿哑想说的，水水未尝不明白。只是女人一旦爱起来就一叶障目，别说泰山，就算天塌下来，她也未必看得见。阿哑不知道这一点，所以阿哑就用很忧伤无奈的眼神看着水水。

水水却很高兴，伏在阿哑的耳根悄悄地说：“其实他们不知道，就是阿生不离婚，我也喜欢他。”水水嘻嘻地笑起来，临出门时，忽又回头大声说：“阿哑，你刚做的红鞋，配我那条红旗袍挺合适的。”说完小鹿般跑掉了。阿哑呆了一阵，再看怀里的红鞋，眼泪禁不住地流了出来，滴在红鞋上，湿了一大片。

五

山间的正午很清闲，阿哑提着鞋往豆腐房走去。鞋是给豆腐房的阿花做的，听说阿花要嫁到山外去了。

走进豆腐房，阿哑看见阿花躲在角落里哭。肩膀一耸一耸抽嗒不停。房里静悄悄的，一只老黄猫眯着眼不满地





看阿哑一眼，拖拉着身子，出去了。

阿哑故意把门弄得砰砰响。听到响声，阿花慌慌忙忙地擦眼睛扯衣服努力绽开一个笑脸，却被眼角一丝残留的泪痕出卖，显得楚楚可怜。阿哑比划着手势，意思是祝阿花嫁过去之后幸福快乐。没想到阿花反倒“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阿哑，阿哑，只有你一个是好人，他们都在看我笑话呢。我要嫁个驼子了。阿生他，不是人呀！”阿哑转过身去关上门，又比划起来。

阿花抹干眼泪叹口气说“我知道阿哑的意思，不过，阿哑，我知道你跟水水好。你劝劝她，跟着阿生，不会有好下场的。”说完，阿花眼睛又红了要哭。阿哑直摆手，啊啊啊地乱叫，放下鞋拉开门去了。

走在路上，阿哑的心被阿花的泪水弄得很不好受。胡乱想着，忽然前面的来人叫了一声：“阿哑，嘛事哪？心神不定的？”

阿哑吓了一跳，定神一看是阿生。阿哑的心忽地沉了下去，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阿生还在笑说：“怎么啦？鞋做得好，连人也不理了？该不是被鞋变的妖精迷了，夜里让她吸干精血了？”旁边的人哈哈地大笑了起来，都说是。阿哑并不理会，仍旧走他的路。阿生觉得莫名其妙。“怪人。”阿生嘟哝了一句，被人簇拥着走了。

阿哑很生气，因为他在那些人里看见了阿生的妻弟。如果阿生真要离婚，两个人还能那样亲热？阿哑在路中央看着自己的影子怔忡很久，才无精打采地往家赶。





六

水水好些天没来鞋铺了，也好些天没来吃阿哑的糖炒栗子了。阿哑的栗子就像阿哑的心一样，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阿哑耐不住了，提着栗子去水水家。邻居阿火嫂说：“阿哑呀，找水水？她正躺在麻子诊所哩！今几个早上，阿生的老婆带了一群婆娘，凶巴巴地冲进水水的家，用开水把水水烫了。听说伤得不轻呢……”

阿哑的脑子顿时乱成一团，身子软得像棉花，直往下坠，脚下却像生了风似的，直奔麻子诊所。

水水妈哭得伤心，一声一声“女儿呀，女儿呀”唤得阿哑的心难受得直抽搐。水水爸蹲在地上闷头抽旱烟，“吼丧呀？人还没死呢！”蓦地，水水爸狠狠吐了口浓痰，站起来，跺脚大声喊。水水妈果然不哭了，只不时地擦眼睛。“哭什么？死丫头自己造的！什么人不好找，要找阿生？人家有老婆，我们惹得起么？还说阿生要娶她，也不照照镜子，人家娶你哪样？脸都给丢尽了，没死算命大。”水水爸说完，背着手，看也不看床上的水水一眼，气呼呼地走了。

看到水水的脸上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挂着泪花，阿哑的心就痛了起来。阿哑想哭，但从阿哑嘴里出来的只是啊啊啊的声音。麻子医生说，水水的脸恐怕要留下疤了，没准还会和他一样麻了。

阿哑狂奔着跑出了诊所，对着山林“嗷嗷”乱叫。

七

水水出事后，阿哑就再没见过阿生，问谁，谁都说不知道。阿哑每天在街上转悠，希望能碰上他。





阿哑提着栗子去看水水。水水一个人对着窗户呆坐着，脚下一地玻璃。阿哑看得出那是镜子碎片。阿哑把栗子放在水水面前，水水则把脸转过去，不让他看。阿哑默默地拿起笤帚，扫去一地碎玻璃。然后坐在水水旁，不知说什么好。当然，实际上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水水仍背着他，声音颤抖地说：“你走，阿哑，你还来干什么？我都这样了。谁见了都害怕。你走吧，走吧！”

阿哑直摇头，啊啊啊地比划着，可水水没看见。阿哑急了，用力扳过水水的肩，和水水照了个正面。乍一看，阿哑被吓了一跳。水水的脸上红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被烫起了坑，生了脓疮。阿哑被吓坏了，眼泪也刷刷地流了下来。

水水忽地跳起来，大声地尖叫道：“你看见了，都看见了，我人不人，鬼不鬼，你们高兴了？”叫完又哭，哭着说：“阿哑，我完了，你知道么？我完了呀！谁会要我呀？”

阿哑被水水的话激愣了，一个从不敢有过的念头在他脑中闪个不停。他自己也不知道从那儿钻出一股勇气来，一把拉着水水坐下，掰开她捂着眼睛的手，激动地打手势说：“我要你，嫁给我吧！”

水水愣住了，张大着眼睛，疑惑地看着呼吸急促的阿哑。半晌，才冒出一句：“说什么啦，阿哑，你没发烧吧！”说完，便伸出手去摸阿哑的额头。

阿哑一把握住水水的手，指向他的心，激动得直哆嗦。

水水迅速抽出手来，跳起来，跑开了，退到墙角，用变了调的声音说：“阿哑，你可别欺负我呀，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存心拿我玩儿吧？”

阿哑急得直摆手，啊啊乱叫，又拍胸口，又指天发誓。





水水忽然笑了，笑得气也喘不过来。阿哑愣住了，不知道水水在笑什么，只得憨憨地摸摸头，也跟着傻乎乎地笑起来。

看见阿哑笑，水水笑得更欢了，她指着阿哑，捶着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哑，没想到你还有这心呀，真是真人不露相。可是，你知道什么是爱吗？啊，你知道什么是爱？”水水斜睨着阿哑，挑衅地说。

阿哑懵了，心里在说：“爱？不就是让她天天有鞋穿，天天有炒栗子吃么？”阿哑比划着努力表达自己心里的意思，可看到水水的小脸涨得通红，连那些坑坑洼洼的伤疤也泛着透亮的红。水水笑得几乎岔气：“爱就是鞋？栗子？阿哑啊阿哑，你这个哑巴真可爱。不过……”水水忽然收住了笑，正色道：“我水水是什么人？我水水喜欢的会是什么人？是阿生那样的人。不瞒你说，即使阿生现在这样对我，我还是喜欢他。”水水的嘴角翘起来，眼里忽地有了光：“这里，只有阿生才是个男人。他穿西服，抽香烟，皮鞋擦得锃亮，见识多，本事大，我就是只服他。他不要我，我也服他。”

水水的眼神和话像针尖子一样刺向阿哑的心，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和脑子都空空的像秋后的麦田，水水像麦子一样不见了。

“你给我听着。”水水向阿哑逼近一步，神色居然有些狰狞：“我告诉你，阿哑，你别以为我现在不好看了，阿生不要我了，我就会嫁给你。别说被烫了，就是那天被母野猪打跛了，打残了，我也不会嫁给你。就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你。”最后这句话水水几乎是声嘶力竭喊出来的。她的眼泪又奔涌了出来，哭着





说：“人倒起霉来喝水也塞牙缝，连哑巴也跟着欺负我。阿哑，阿哑，我还要告诉你，我跟阿生睡过了，我们睡过了。咯咯咯……我们睡过了，我是他的女人……”

最后这话阿哑根本没听见，他捂着耳朵跑了出去。有人看见他风一样穿过街道，穿过沟坎，奔向山上。山风把他的衣服吹得鼓胀鼓胀的，远看，就像一件衣服在狂奔。

八

打那以后，没有人再看见过阿哑。有人说阿哑一定是去山里做了野人了，要不就是被狼叼去了。听的人不相信，说的人就说：“没看见阿哑的鞋扔在半山坡么？没看见鞋铺好多天没开门了么？”

水水听到阿哑的消息，先是怔了怔，后来兀自冷笑了一回，只“呸”地一声，对别人说：“阿哑的糖炒栗子呀，难吃死了，一点也不甜。”

时光一天天流逝，山林依然不见老，叶常绿，叶常落，只是不见阿哑回来。渐渐地，人们似乎淡忘了他，说得少了，只是在鞋被山路硌烂了时，才皱皱眉头说：“有阿哑在就好喽。”然后摇摇头，叹着气回家去。

阿哑失踪后不久，人们又看见阿生红光满面地走在街道上，头发依然油光水滑，西服仍然笔挺笔挺，皮鞋依然锃亮锃亮。据说那段时间他去山外的城里谈一笔关于开放驼铃山生态旅游的业务，圆满归来，给山镇人立了一个大功。阿生站在土坎上，指着一山的茂林修竹，大手一挥说：“相信我，很快！”人们都拥着阿生，众星捧月似的，没人看见躲在山墙后张望的水水，她的眼睛仍旧像

